

王柏齡·京杭國道及其他

包明叔

目光如炬獨排眾議

王茂如先生名柏齡，籍江都，民前二十三年生。其先君宗彝公早逝，由太夫人程婉平撫養成人。幼年與亡弟舜齡，同時考入江蘇陸軍小學，繼入保定軍校前身陸軍速成學校，與今總統蔣公及張岳軍秘書長同時保送赴日，留學日本士官第十期，習炮兵科。三年畢業，又在高田聯隊實習一年，學成回國之中國學生有十二人，現在臺灣者，除總統及張秘書長外，尚有國策顧問王烈先生在。茂如先生，回里後，即參加革命，民國十三年，黃埔軍校開學，蔣總統任校長，先生任教授部主任、教育長、教導團第二團團長，何應欽（第十一期士官同學）任總教官。北伐時王先生任總預備隊指揮官，北伐後任長江要案司令，中央執行委員。他自己曾寫了黃埔回憶錄，將來國史上當有記載，茲不細述。

對於王先生值得追憶者，有一件大事，幾件小事。江蘇是王先生的家鄉，江蘇省政府改主席制，第一屆省政府委員會成立，中央任命鈕永建（惕生）兼主席，王先生兼建設廳長。任命之初，地方人士以為王為軍人，任他建設，似乎不類。那知中央有一建設事業，須王先生計劃，當時江蘇之南京，既改為首都，交通為第一要政。南京水運雖據有長江之利，但陸上交通，祇憑京滬鐵路，與輪渡北上的津浦鐵路。長江如有軍事行動，祇有一條京滬路可通上海，必呈癱瘓狀態。南京以南及西南，均無路可通，於是京杭國道變成必要捷徑。如由鐵路往杭州先從南京至上海長三百一十一公里，再加上滬杭線長二百〇四公里，共計五百十五公里，而京杭國道祇須二百七十餘公里，尚比京滬鐵路少七分之一。計劃圖初擬的路線，共三百七十八公里，曲線以江蘇為最多。王先生毅然主張裁彎取直，要縮短近一百公里。當時民間反對，財政當局反對。民間反對的理由是將徵用良田不止百頃，所繞越鎮市將減少繁榮機會。財政當局反對的理由，是直線須開闢新路線，逢山開山，逢水填水，工程費將超過舊路線數倍。因此王先生招待新聞記者，他說：鐵路便利在平常，公路便利在戰時，京杭國道經過太湖流域，錦繡湖山，觀光勝地，自不待言。一旦戰事發生，京杭鐵路祇要一條軌道損壞，即成廢路。況上海已為敵人砧上肉，戰端一開，上海海首當其衝，南京海陸受困，那時京杭國道能短一寸路程，何止值一只黃金。當時我們以為王先生，好大喜功，不尚實際，均付之一笑。孰知抗日軍興，南京吃緊，所有向西南撤退物資，日夜由此道運杭州轉浙贛鐵路，運往江西腹地，奠定

第三戰區司令基地，減少國家損失，難以數計。

規劃之功值得欽敬

作者於路成之日，曾作全線巡禮，汽車由鎮江發軔，先至南京攬明孝陵、中山陵之勝，再折回原線，過湯山溫泉浴澡，經句容西境，過溧陽達宜興，沿路山坡起伏，直線向南偏東而行，宜興之善卷洞名冠全國，即在路側。洞有三層，上層廣袤約十丈，石乳挂地，上大下小，尖端顏色與形狀，儼如牛的乳頭，皆千百年由石隙中下滴石灰岩漿所變成，捫之甚堅，如鋼骨水泥，中層稍狹，有一長方地，兩邊有游廊，俯瞰下面，可作舞廳。下層入口寬大光明，進去路線愈走愈窄，甚至要匍匐前進，到末端有石凳，可以休息，忽聞水聲，照似手電，有小舟容五六人，載客深入洞底，止聞漿擊水聲，而不見人，疑至絕境，行十餘丈，遙見一線陽光，透入洞中，循光前進，最後豁然開朗，舟已出洞，回顧洞口，已被樹木封阻，不知舟從何處而來，恍如一場驚夢。路過徐舍，有函亭侯墓。車再向南，路平沙滑，速度增高，忽然一道白光，發現在車的左方，不知不覺已到太湖的邊緣，山迴路轉，楓葉將紅，映在湖中，成天然圖畫。湖面號稱三百八十萬畝，與美國密歇根湖相伯仲，寬如海面，漫無邊際，

萬頃碧雲，平鋪如鏡，孤帆與白鷺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這種浩然氣概，西湖與她比較，不過小家碧玉而已。行車到此，遊客自然的要停下來步行欣賞片刻，看見鄉村男女，怡然自得，在湖濱工作，大有笑我們少見多怪之概。車入浙省境，平地經竹林數十里，只留一條路線，容車行駛，又是一種風趣。再南，迎面小山重重，已到武

康莫千山避暑勝地的左近。同行有四川張蓬舟兄，他要從支線到山門口旅行社簽名，作游過莫千的紀念，我們到了杭州，游了西湖，次日正是陰曆十八，觀浙江潮之日，趨車到六和塔下，看了一下高潮的奇景，但雄壯則有之，豈能比得上太湖的風格高雅。這條京杭國道，不但把京杭兩地及沿線風景囊括無遺，就是鎮江金焦，也被一條支線，帶來不少浙江的遊客。

到了勝利之後，中央趕緊將浙贛鐵路西部由萍鄉與株州粵漢鐵路接軌，在民國三十八年前，京粵鐵路通車，於是京滬浙贛湘粵一脈相通。但不多時，共匪就猖獗南下，上海緊張，通車受阻，海運到臺灣船隻擁擠，於是京杭國道，又起了作用。就是由京運往杭州的物資，可以仍由浙贛路轉粵漢線而到廣州，這次功效，比抗戰時更偉大。而此時京杭國道路面，江



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七日陸軍軍官學校舉行開學典禮，國父與今總統蔣公（中）及軍校總教官何應欽（左）教授部主任王柏齡（右）合影。

蘇段大部都用石片砌成，浙境皆鋪以石子細沙，雖比不上柏油高級路面，但遠較初通車時瓦片壓成者為佳。這兩次戰役，京杭國道所負擔任務，不能說小，其工程經過，雖不是一日一人之力，但飲水思源，是值得向最初規劃的王茂如先生致敬。

中元之日自如死期

建廳卸任以後，王先生雖在葉楚傖、陳果夫主蘇時都擔任省委，但絕少特別任務，家住揚州，專心佛學，與陳含光、程善之過從甚密。揚州無高山大川，西北鄉平山堂，望之不遇一個土阜，堂側花園中有天下第一泉，一泓清流，潯為小湖，終年不涸，原來這小小山丘遠自皖北而來，是霍山山脈的尾廬，東迤運河邊五臺山為止，所謂平山堂者，在法海寺大雄寶殿之西，堂前院落不及兩丈，憑院前石欄，可以遠望江南隱青山，山與堂平，故名。堂後廳中有歐陽修石刻像，相傳是公讀書處。湖水蜿蜒，南行三里許，至古念四橋，折而向東流，幅員漸大，經過五亭橋有大小橋洞十五個，法海寺在南岸，圓錐高聳，如故宮北海的白塔，小金山（原名長春嶺）在東北，四面環水，廳堂錯錯，皆臨湖面，北面有一小山，築亭可登覽湖中全景。再折而南，河道改南北向，北為大虹橋，可通隋代的故墟，南為小虹橋，通城區，其西岸有椰堤一段，雖不足一里，而面對湖中浮梅嶼，自成丘壑。過小虹橋，循揚州城牆，東過北門天寧門，史閣部可法梅花嶺的公墓在北岸，後經廣儲門便益門注入運河。每到夏季，運河水溢，倒灌入湖，較大畫舫通行無阻

。此足有十里之河流，中間忽寬忽窄，當清帝康熙、乾隆屢次南巡，幾十年繁盛時代，亭臺樓閣相望，東自城北，西迄於平山堂，名之曰瘦西湖，嘗之無愧。清末民初鹽商凋零，不但十里亭園難復舊觀，雖是碩果僅存幾點，也是日就傾圮。王先生乃鳩合同里人士，捐募修整，使史公祠、小金山、法海寺、五亭橋、平山堂，皆煥然一新，復在長堤春柳浮梅嶼東岸，淨委園故址，購三十畝地，興築熊烈士成基的紀念堂。熊為江都人，字味根，畢業於南洋砲兵學堂將校科，調任安慶砲隊營官，光緒末年，安徽太湖（縣名）秋操，熊約合第九鎮砲兵營洪承點（醜黃）及顧宗琛等起義，失敗走日本，後回國至哈爾濱，謀刺海軍大臣載洵，事洩遇害，年僅二十四，歸葬平山堂麓，毫無點綴，從此飛蓬反宇，照耀鄉里，使遊客起崇拜革命烈士之感，為湖山生色。這些為家鄉保存古蹟，發起觀光興起，雖足稱道，但比諸規劃京杭國道之艱巨，則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抗日軍興，江蘇省政府改組，顧墨三先生再任主席，王先生隨陳果老西撤，當時有人說，先生不是權要，何必如此匆匆。先生正色道：「我對仕途可以冷淡避兔，對國難豈容逃避。」毅然不顧而去。臨行所有臥室客廳設備家具，皆未遷移，獨把書房中與先總理及蔣總統何敬公的共攝放大照片，摺疊放在手提箱中。他說：「家具飾物可棄，總理與領袖豈能一日間離？」入川後更蒙遜世之念，民國三十一年遷居成都，陰曆八月十四日邀集二十餘位黃埔同學聚談，雖身感不適，但談鋒仍健。他說：「十五日為中元節，我將西歸樂土。」大家以為是厭世之談，未與注意。及晚大家飯後珍重道別。獨方超同學留至夜十一時許才走。時先生打坐床上：方剛離開未遠，

時交十二點，先生已巴化去世。家人將方先生趕回急救，業已氣絕，後遂用佛教禮節坐缸火化。先生元配顧芸珠夫人，生長子德模，次子德楷，長女文漪。側室生三子德根，四子德楨，五子德樽，繼配包氏夫人，生次女文琴。今除公子德楷，女公子文漪隨洪蘭友先生來臺外，餘皆陷大陸。

何敬公慨贈良駒

王先生天性機警，胸無城府，有一耳聞故事。他與何敬之先生公誼私交，均甚深厚，他有一次去看何先生，見一匹良駒，連呼「好馬，但是可惜了。」何先生知其意，次日即將此馬奉賜。王先生即欣然接受。如其是真有這回事，則王先生的天真固可愛，而何先生的雅量更可敬佩。

王先生與作者雖生在同城，但彼此奔走四方，很少見面。自從他從政江蘇，我是個報人，接觸自然較多，他比我長兩歲，我以兄視之。他

編後記

編者

△名政論家仲肇湘教授「陳果夫先生與中央政治學校」，極真實而生動地把一代革命典型人物，刻劃在讀者面前，我們彷彿又見到聽到果夫先生的音容笑貌，並瞭解其成功要訣與偉大之處，而知所效法奮勉。

△樂恕人先生「中華民族壯麗史詩」把八年抗戰這段可歌可泣、有血有淚的往事，又重新呈映在我們的面前。有悲壯慷慨的場面，有驚心動魄的鏡頭，每一字行，都強烈地吸引着我們的視線。

△劉健羣先生的「我在北平」，使我們彷彿在欣賞一部故都國劇公演的記錄影片，比我們自己親身去觀賞看得還要真切，讀完之後，實有「已見當年平劇真面目，只緣身在劇院中」之感。

△龔樂博士在本期的「回憶錄」又推出最精采最動人的一幕，把當年新疆維族同胞，熱愛民族、國家，嚴懲蘇俄侵略帝國主義的英勇事蹟，再映現在我們的眼前，也是我們每一位中華民族兒女最足珍貴稱頌的一頁史詩。

△名作家章君毅先生「袁世凱傳」因事忙續稿未到，延下期刊登，敬請讀者原諒。

佩服我報館主筆程善之先生的道德文章，嘗以師事之，因此更多親炙，我服役新聞界，所交結的英雄好漢大人先生，不能算少，所欽佩者亦覺不鮮，其中有三位不同的故人，一為海陵韓止老，舊學甚深，但遇人好談新學，絕不談古。一為陳果夫先生，不但好古，尤酷愛新，他說中國有很多學術，要用新的腦筋科學起來，都是國寶，又一則為茂如先生，他的所學都是新科學，而專門愛談古學，他少年時代，經過醇酒婦人的季節，但曾經滄海，一旦反本，回頭是岸，故其歸真悟至更比旁人高過一等，非絕頂聰穎，不能如此。我思故人，能不愉然感慨繫之。王先生次子德楷，長女文漪，入臺以來，守分耐苦，服務基層社會，從不干涉父輩故交，希圖倖進，頗有父風。王先生今年是八秩的十足年齡，我站在江蘇揚州人地位，希望同鄉及故舊諸公，替他做一個紀念會用慰其在天之靈。